

清宮三十朝演義



上海新華書局發行

清宮十三朝演義卷五

許嘯天撰
施濟羣評

第六十八回 金蓮點點帝子銷魂 珠喉嚦嚦阿父同調

却說李家小姐自從進了圓明園以後，咸豐帝分咐把他安頓在西山佛寺裏，又挑選了八個年輕宮女，在寺裏侍奉他。那李小姐到了佛寺裏，真的謝却鉛華，長齋禮佛。咸豐帝雖有杏花春牡丹春一班絕色女子陪侍着，但一般濃脂俗粉，帝皇也看厭了。宮中六千粉黛，總趕不上李小姐這種清麗美妙的神韻。皇帝想起他來，便親自到佛寺裏去看望。那李小姐把皇帝迎接進寺去，便自願自跪倒在佛座前，誦讀經卷，一任那班宮女伺候着皇上。待到皇上傳喚他，他走到跟前，匍匐在地下，再也不肯抬起頭來。皇帝忍不住了，自己伸手去攙他，他便哭得十分淒涼，口口聲聲說：萬歲許賤妾進宮來修行，皇帝聖旨，想來總可以算得數了。皇帝被他一句話塞住了嘴，一時裏却也反悔不得，祇得聽他去。但是眼看着這樣一個絕色美人，不得到手，心中說不出的煩悶。後來皇帝賞了他一個陀羅春的名字，常常到寺裏來和他談談；陀羅春見皇上沒有逼迫他的意思，便也不和從前一般的冷淡了。祇是有時說起他母親被官府裏用刑拷打，死得要求皇上辦那官府的罪，咸豐便依他，下諭給吏部，着把那官府革了職，充軍到寧古塔去。陀羅春見報仇，纔把悲傷減輕了些。便是皇帝幾次來召幸他，他總是抵死不去，逼得他緊些，他便尋死覓活，拿刀動剪。咸豐帝也沒奈何他，祇得暫時把這條心攔起。這時祇因皇帝歡迎小腳漢女，那班大臣要討皇帝的好，到

蘇杭揚州一帶去搜羅了許多小脚姑娘來；有的尖如束筍，有的小如紅菱，各把裙幅兒高高吊起，露出一雙纖瘦玲瓏的小脚來。一霎時圓明園裏花前廊下，都留着纖纖足印。講到那弓鞋樣兒，越法的關奇競巧；有的用紅綠緞子繡鮮豔的花朵兒的，有的鞋口兒上掛着小金鈴兒的，有的把脚底兒挖空了，裏面灌着香屑，走起路來，步步生香的，咸豐帝看在眼里，真是銷魂動魄；祇苦的宮裏規矩，小脚女子一進宮門，便要殺頭。後來還是穆總管想出一個法子來，推說是宮裏太監，不夠差遣時，僱用民間婦女，在宮中打更，這個消息一傳出去，便有許多窮家小戶的婦女，進宮來受僱，宮裏定出兩個條件來，第一要年輕，第二要脚小，又揀那皮膚白淨面貌標緻的，送去在皇帝寢宮前後打更。那班女人到夜靜更深的時候，都被皇上傳喚進去，一一臨幸；每夜臨幸三人，臨幸過的，都有珍寶賞賜，揀那格外標緻的，便留在宮裏，封做宮嬪；不上半年，那封宮嬪的漢女，差不多把個圓明園住滿了。皇帝住在園裏，有許多美人陪伴着，再也不想回宮去了。照宮裏的規矩，皇帝每年三四月到圓明園，名爲避暑；到八月時候，到木蘭去打過圍獵回來，便回皇宮。咸豐這時候每一年過了新年，便要搬到園裏去住；直到十月裏，還不回宮，非得孝貞后再三上疏請聖駕回宮，他纔不得已回宮去過年。在這三五十日裏，他想着園裏一班美人，險些要害起想思病來。祇因皇帝歡喜漢女，那班小脚女子，便頓時威風起來；裏面最得寵的，要算杏花春和牡丹春。這兩人在園裏，作威作福；那班滿洲妃嬪，個個都去奉承他。可憐他們都是皇上挑選秀女的時候，選進宮來的，實指望一朝得寵，門戶生光，誰知道時皇上迷戀江南美人，把他們一班滿洲少女一起丟在牆後，門庭冷落，簾幕銷沉。大家沒

有法兒想，祇得來拍四春的馬屁。內中祇有一個新選進宮來的秀女，名叫蘭兒的，却是在一個滿洲婦女中出類拔萃的人才；講他的年紀，正是葦冠年華，講他的風姿，真是洛神風韻。輕聲淺笑，嫵娜動人。一進園來，指派在桐蔭深處；從此長門寂寞，冷落紅顏。早晚祇聽得笙歌歡笑，傳來隔院；問時原來天子正和一班漢女在那裏歌舞作樂。蘭兒聽了，祇得嘆一口氣；從此深閉院門，潛心書畫。不多幾天，居然寫得一手好草書，又畫得好蘭竹。你們不要看他小小蘭兒，他是一個極聰明的女子，也是一個極有作為的女子？他一生的事跡很多，掀波作浪，清朝三四百年天下，也斷送在這宮女手裏。下文要敘述他的事體很多，做書的一枝筆忙不過來；如今趁他在不得意的時候，先把蘭兒的出身敘一敘。他原是滿洲正黃旗人，姓那拉氏；查起他的祖上來，是葉赫部的子孫。太宗的孝莊皇后，也姓那拉；講到他的門第，却也不壞。蘭兒是他的小名，他父親名喚惠徵。那拉氏到了惠徵手裏，已是十分貧苦，虧得他租上傳下一個世襲承恩公的爵位，每年拿些口糧，拿來養活家小；惠徵從筆帖式出身，六年工夫，纔巴到了一個司員。他太太佟佳氏却是大官府人家的小姐，惠徵靠他丈人的腳力，從司員放了安徽蕪湖海關道；在前清時候，那道班裏要算關道最關了。惠徵得了這個美缺，一交跌在青雲裏，心中說不出的快活，便帶了家眷，走馬上任，到了蕪湖。講到惠徵的家眷，却不只妻子佟佳氏女兒蘭兒兩人；還有他兒子桂祥，小兒女蓉兒，一家五口。在女兒中，要算蘭兒年紀最大，這時也有十二歲了。據佟佳氏太太說：蘭兒出世的時候，曾得到一個奇怪的夢；他見一個明晃晃的月亮，吊下來落在佟佳氏肚子上；一嚇醒來，便覺得肚子痛，到天明時候，便生下這個蘭兒來。他們滿

洲人看女孩兒，原比男孩兒重；因為女孩兒長大起來，有做皇后的希望。所以滿洲人家，十分尊敬女兒。平常在家裏起坐，總讓女兒坐上首的。何況如今修佳氏得了這個夢，越法把蘭兒當寶貝一般看待了。偏生這蘭兒的面貌，比較妹子蓉兒，格外出落得嬌豔，身裁又苗條，性格又溫順，人又聰明，又會打扮。同伴十多個女孩兒，祇有蘭兒家境最苦，別人穿綢着緞，戴金插翠，獨有蘭兒沒得這個，但是他一般穿一件藍竹布大衫，戴一朵草花，總是十分清潔，十分俏麗，任你如何富家的女兒，沒有一個人比他得過的。祇是有兩樣壞處，便是到老也改不過來。你道兩樣什麼壞處？第一樣，是舉止太輕佻；他掩唇一笑，掠鬢一睇，真要迷煞千萬人。第二樣，是愛唱小曲兒；他幼小的時候，惠徵也指教他讀書識字，他在書本兒上的聰明却也還有限，獨有這唱小曲兒，却是前世帶來的聰明。無倫是京調，崑曲，南北小調，祇給他聽過一遍，他便能一字不遺，照樣的唱出來。他天生成的一串珠喉，又能自出心裁，減字移腔，唱出來抑揚宛轉，格外動人。他起初還不過是清唱唱罷了，後來他索興拉着親戚中的旗下姊妹來，弄起笙簫，拉起絃索來，合上他的嬌脆歌喉，煞是動聽。他母親修佳氏，看看一個女孩兒，如此放浪，終不是事體，也曾禁阻他幾回，誰知那惠徵却很愛聽女兒的歌唱。旗下人的習氣，原是愛哼幾句皮黃的；他見女兒愛唱，索興把自己一肚子的京調詞兒，統統教給他。父女兩人，早也哼，晚也哼，家裏無聲無米，他也不管。他父女常常配戲，有時唱三娘教子，蘭兒起三娘，惠徵起老薛保；有時唱汾河灣，有時唱二進宮，把個客堂，當做戲臺，拉着修佳氏當做看客。修佳氏看，看勸說也無用，索興氣出肚皮外，也不去勸他了。這是惠徵未做蕪湖關道以前的話。後來惠徵一到任，蘭

兒隨在任上那蕪湖地方，原是一個熱鬧所在，西門外正是大江口岸，沿江茶坊酒肆，開得密密層層，茶園戲館，人頭濟濟。蘭兒到底是女孩兒心性，他父親又有錢，便帶了一個丫頭，一個小廝，天天到戲館裏聽戲去。那戲院子掌櫃的，知道是關道的小姐，便出奇的奉承，那蘭兒聽戲，又有一種古怪脾氣，不歡喜坐在廂樓裏規規矩矩的聽，却愛坐在戲臺上出場的門口，看着聽着。天天聽戲，那班子裏的幾個戲子，他都熟識；院子裏的人，都稱他蘭小姐。那蘭小姐天天在戲院子裏聽戲，還聽得不夠，每到他父親母親或是哥哥妹妹的小生日，便要把那戲班子傳進衙門來唱着聽着。這蘭兒在蕪湖地方，除聽戲以外，又愛上館子，他父親衙門裏原有親兵的，惠徵便撥兩名親兵，天天保護着小姐，在外面吃喝游玩。合個蕪湖地方上的人，誰不知道這是關道的女兒蘭小姐。講到那位關道，祇因在北京城裏當差，清苦了多年，如今得了這個優缺，便拚命的搜刮，貪贓納賄，無所不爲。一年裏面，被人告發了多次，皆由他丈人在京城裏替他打照呼，把那狀紙按捺下來。到了第二年，他丈人死了，也是惠徵的晦氣星照到了，他在關上扣住了一隻江御史，坐着船，說他夾帶私貨，生生的敲了他三千兩銀子的竹槓。這位江御史，在京裏是很有手面的，許多王爺和他好，他到了京裏，便狠狠的參了惠徵一本。這時惠徵的丈人死了，京裏也沒有人替他張羅，一道上諭下來，把惠徵撤任調省。惠徵得了這處分，祇得掩旗息鼓，垂頭喪氣的帶了家眷回到安徽省城安慶地方去住着。照那江御史的意思，還要參他一本，把他押在按察使衙門裏清理關道任上的公款，後來虧得那安徽巡撫，也是同旗的，還彼此關照，親戚，惠徵又拿出整萬銀子去裏外打點，總算把這個風潮平了下來。但

是他做過官的人，如今閒住在安慶地方，也毫無意味；他夫人修佳氏，也勸他在巡撫跟前獻些殷勤，謀點差使當當。安徽巡撫鶴山，看他上衙門上得勤，人也精明，說話也漂亮，常常替巡撫出出主意，巡撫也慢慢的看重他。這時安徽北面鬧着水災，修佳氏勸丈夫趁此機會，拿出萬把銀子來，辦理賑濟的事體；又在巡撫做生日的時候，暗地裏孝敬了兩萬銀子。這一來，并并刮刮，把他太太的金珠首飾，也併在裏面了。鶴山巡撫得人錢財，與人銷災，便替惠徵上了一個奏摺，說他精明強幹，勇於爲善，便保舉他會辦全皖賑務的差使。誰知惠徵運氣真正不佳，鶴山這個摺子一上去，不到三天，疝氣大發，一陣痛，把個安徽巡撫，活活的痛死了。遺缺交按察使署理，那按察，恰巧是惠徵的對頭人，上輪下來，把山東布政使顏希陶陞任安徽巡撫。那顏希陶一到任，按察使便把惠徵如何貪贓，如何把結上司，澈底的告訴了一番。這顏希陶是著名的清官，他生平痛恨的是貪官污吏；如今聽了按察使的話，從來說的先入爲主，從此他厭惡了惠徵。那惠徵一連上了三次衙門，顏巡撫總給他一個不見。惠徵心裏發起急來，一打聽，知道按察使和他抬槓子；這時惠徵所有幾個錢，都已孝敬了前任巡撫，眼前度日，已經是慢慢的爲難起來，要想打點幾個錢去孝敬上司，再也沒有這個力量了。沒有法想，祇得老着面皮，天天去上院，那巡撫心理厭惡了他，老不給他傳見。他也曾備了少數的銀錢，托幾位走紅的司道，替他在巡撫跟前說好話；誰知那巡撫實在把個惠徵恨得利害，一聽得提起他的名字，便搖頭。那替他說話的人，見了這個樣子，便是要說話也說不出了。看看惠徵住在安慶地方，一年沒有差使，兩年沒有差使，三年沒有差使。你想他在關道任上，把手勢鬧開了，吃得好，穿

得好，住得好，一個道臺班子，進出轎馬，這一點體面又是不可少的，再加這位蘭小姐，又是愛漂亮愛游玩的人，在安慶地方，雖然沒有蕪湖一般好玩，但是一個省城地方，也有幾條大街，幾座茶館，戲館，這蘭小姐也常常出去游玩，免不了每天要多化幾個錢。況且這惠徵，又吃上了一口烟，不但多費銀錢，那新撫臺又是痛恨抽大烟的，一打聽惠徵有這個嗜好，越法不拿他放在眼裏。祇因他是一位旗籍司員，不好意思去奏參他。惠徵三年坐守下來，真是坐吃山空，早把幾個大化完了；起初還是借貸度日，後來索興與質度日，再到後來借無可借，典無可典，真是吃盡當光，連一口飯也顧不周全了。蘭兒母子四人，常常挨凍受餓，那蘭兒是愛好繁華的人，如何受得這淒涼，天天和他父母吵嚷，說要穿好的，要吃好的，又要出去玩耍，這也怪他不得，女孩兒在十五六歲年紀，正是顧影自憐，愛好天然的時候，蘭兒一年大一年，却長得一年俊一年，他這樣花模樣玉精神的美人兒，每日叫他蓬頭垢面，襤褸衣裳，一把水一把泥的操作着，叫他如何不怨。他每到傷心的時候，便躲在灶下，悲悲切切的痛哭一場，修佳氏看看自己花朵也似的女兒，糟塌着，如何不心痛；到傷心的時候，便找他丈夫大鬧一場。那惠徵眼看着兒女受苦，何常不心痛，祇因窮苦逼人，也是無可奈何的事體。他到了這時候，外面與人交誼，內而飢寒交迫，祇因沒有錢去買大烟，鴉片常常失癮，再加憂愁悲苦，四面逼迫着，那身體也便倒了下來。從秋天得病，直到第二年夏天，足足一年，那病勢一天重似一天。修佳氏起初因家裏沒有錢，便還揀着不去料理他，到後來看看他的病勢不對，纔着起忙來，從箱底裏掏出一支從前自己做新娘時候插戴的包金銀花兒來，叫他兒子桂祥，拿去典錢。那桂祥比蘭

兒年紀却大一歲，今年十八歲了，不知怎的，却生得癡癡癡癡。如今見母親叫他上去當鋪去，把他急得滿臉通紅，說俺不會幹這個。平日他家裏上當鋪，都是修佳氏自己去上的，如今因他丈夫病勢十分利害，不便離開，便打發桂祥去。誰知桂祥却一口回絕說不去，修佳氏不覺嘆了一口氣，說道：「養孩子這一點事也做不來，却叫我將來靠誰呢？」說着，不覺吊下眼淚來。蘭兒在一傍，見他母親哭得淒涼，便站起身來，過去把銀花兒接在手裏，出門自己上當鋪去了。那當鋪裏的朝奉，見了這美貌的女孩兒，早把他的魂靈兒吸出腔子去；祇是嘻開了嘴，張着兩隻桂圓似大的黃眼珠，從那老光眼鏡框子上面，斜乜着眼睛，望着蘭兒的粉臉。連連的問道：「好大姐，你要當多少錢？」那蘭兒看了這個樣子，早羞得滿臉通紅，一肚子沒好氣，說道：「你看值多少，便當多少。」那朝奉說道：「十塊錢夠嗎？」蘭兒聽了，不覺好笑，心想：「一支銀花兒，買他祇值得一兩塊錢，如何拿他質當，卻值得十塊錢呢？」當下他也不和他多說，祇把頭點了點。可憐那朝奉，祇因貪看蘭兒的姿色，眼光昏亂，把一朵包金花兒，看做是真的，白白賠了十塊錢。那蘭兒捧着十塊錢，趕回家去，又出來延請醫生，那醫生到他家去診了脈，祇是搖頭說：「癆病到了末期，不中用了！你們快快給他料理後事罷！」修佳氏聽了這話，那魂靈兒早已喻的飛出了頂門，心想：「如今一家老小，流落他鄉，莫說別的，祇是丈夫死下來，那衣衾棺槨的錢，也沒有地方去張羅。誰知這個念頭纔轉到，那惠徵睡在牀上，已經在那裏裝鬼臉了。修佳氏忙拉着他兒子桂祥，女兒蘭兒，趕到牀前去叫喊：「已是來不及了，看他祇有出來的氣息，沒有進去的氣息。不到一刻工夫，兩眼一翻，雙腳一頓，死過去了。」那修佳氏捧着丈夫的臉，嘵嘵大哭，想到身

後蕭條便越哭越淒涼。那桂籍蘭兒，蘭兒也跟着哭，這一場哭，哭得天愁地慘；那修佳氏直哭到天晚，還不曾停止。左右鄰舍聽了，也個個替他吊眼淚。內中有幾個熱心的，便過來勸住了修佳氏，說起身後蕭條，大家也替他發愁。可憐惠徵死去，連身上的小衫褲子也是不周全的。鄰舍中有一個周老伯看他可憐，便領頭兒在前街後巷抄化了十多塊錢。連那當舖子裏拿來的十塊錢，併湊起來，買了幾件粗布衣裳。但是那棺槨依舊是沒有着落。後來又是那周老伯想出法子來，帶了蘭兒，到那班同寅家裏去告幫；有幾個現任的官員，有幾位闊綽的候補道，內中還有幾位旗籍的官員，欲知同僚肯不肯援助，且聽下回分解。

惟美色柔情能制橫暴；男兒好色，祇動於一時之血氣，苟能縛之以情，持之以靜，雖惡魔亦服如馴獅矣。每見從來烈婦，以激烈抵抗橫暴；卒至身死而仍不免受其污。蓋兩剛相持，勢如騎虎，有不至不橫潰決裂不止也。如李氏女之對待咸豐帝，以一弱女子而竟全節於帝王勢力之下，柔能克剛也。後之貞女，尙其師之。

蘭兒之生，爲滿清歷史上變化之大樞紐；放誕風流，自是不羣。然旗籍女子，確有此情景，亦不獨蘭兒爲然也。洪氏定制之初，使族人飽食游宕，以安樂死其族，其用心亦深矣！惠徵死時，活畫出宦海下場情景。蘭兒處變有識，卽預爲昔日握權弄國張本；而其一番艱苦，實有以成其識見。故後日垂簾親政，洞燭民隱，臣下恆不能有絲毫之欺誑。惜乎其智用之不正也。

第六十九回 美人落魄遭橫暴 天子風流選下陳

却說周老伯帶了蘭兒，到各處同寅家裏去告幫。從來說的，免死狐悲，物傷其類；那班同寅聽說惠徵死得如此可憐，豈有個不動心的。同想到自己，浮沉宦海，將來不知如何下場；因起了同情心，便你也十塊，他也二十塊，大家拿出錢來幫助他。尤其是旗籍的官員，倒底格外關切些；那送的喪禮，格外豐厚些。再加這蘭兒花容月貌，帶着孝越法俊俏了。蘭兒原是一個聰明女孩子，他跟着周老伯到各家人家去，見了宅眷，便是帶哭帶說，說得悽惻動人；那班老爺公子，又被他的美貌迷住了，越法肯多幫幾個錢。因此他這一趟告幫，收下來的錢，却也可觀，回到家裏點一點數兒，足足有三百多塊錢。修佳氏做主，拿三百塊錢辦理喪事；留着一百多塊錢，打算盤着丈夫的靈柩回北京去。惠徵這一家人家，在安慶地方，平日原是東賒西欠過日子的；如今聽說他們要搭柩回京了，那債主便四面八方跑來，把個修佳氏團團圍住。其勢洶洶，向他要債。五塊的，十塊的，什麼藥店米鋪醬園布莊，統共一算，也要二百塊錢光景。修佳氏無可奈何，揀那要緊的債一還，整整也還了一百塊錢，又對大眾說，一時裏不同京去，求大家寬限幾天。你想此番修佳氏總共祇留下了一百二十塊錢，除去還債一百塊錢，還有什麼錢做回家去的盤纏？修佳氏無可奈何，祇得再在安慶地方暫住幾天再說。但是眼看着冷棺客寄，一家孤寡，此中日月，惟淚洗面，況且手中祇剩有少數銀錢，度日一天艱難似一天；從前借着丈夫客死，還可以去告幫，如今無名無目，却到什麼地方去借貸？修佳氏心中的焦急，那桂祥兄妹如何知道。惠徵死的時候，修佳氏和兒女三人，原做幾件素服的；如今看看手頭拮据，那素衣從身上一件一件剝下來，依舊送到長生庫中去了。那時候慢慢的到了深秋，天氣十分寒冷；

西風刮在身上，又尖又痛。修佳氏因貧而愁，因愁而病；病倒在牀。那桂祥和蓉兒兩人原懂得不得人事，祇有蘭兒，在一傍侍奉。這時修佳氏口渴得利害，祇嚷着要吃玫瑰花茶兒；蘭兒便在母親枕箱邊，掏了十幾個錢，囑咐桂祥兄妹兩人，好生看着母親。他自己略整一整頭面，出門買茶葉去。誰知出得門來，西北風刮在他身上，他祇穿了一件夾襖，凍得他玉容失色，兩眉雙聳。他低着頭，咬緊了牙關，向街上走去。虧得那茶葉鋪子離他家不很遠，穿過兩條街，繞一個灣兒，便到了。這茶葉鋪子是他常去的，他母親祇愛吃好茶葉，所以蘭兒常去買茶葉的。這時他一脚踏進店堂，心中便是一跳；見祇有一個傻子夥計，站在櫃身裏面。那傻子夥計，姓牛，名裕生；平日原有些傻頭傻腦的。他最愛看女娘們，平日站在櫃身裏，遠遠見一個女娘們在街上走過，他便張大了嘴，伸長了頸子，墊起了腳跟，捧大了眼，睜望着。要是有一個女人踏進店堂裏來，買茶葉，他總搶在前面，喜眉笑眼的上去招呼。一面一句天一句地，和那女人兜搭着；一面却多抓些茶葉給他，討他的好兒。但是他雖對女人萬分的殷勤，那女人却個個厭惡他，叫他傻子；而且他平日見的女子，却沒有一個好的，大半都是窮家小戶的女人，或是大戶人家的老媽子粗丫頭。他見了已經當他是天仙了，何況見了這千嬌百媚的蘭兒，怎不叫他見了不要魂靈兒飛上半天呢？那蘭兒也曾遭他幾次輕薄，什麼好人兒美人兒，滿嘴的肉麻話兒；蘭兒總不去理他，拿了茶葉便走。如今走進店來，見祇有牛裕生一人在店堂裏，且見了自己，早已笑得把眼睛擠成兩條縫，迎將上來。蘭兒心想不買茶葉了，同心又想母親正等着茶葉吃呢，空着手回去，却去要叫母親生氣。這樣一想，便硬一硬頭皮，上去買茶葉。牛裕生伸手來接他。

的錢，又拿錢向櫃上一擲，說了一句玫瑰茶葉兒，便綳起了臉兒，不說話了。那牛裕生一邊包着茶葉，一邊涎着臉，和他七搭八搭；又說：真可憐！這樣一個染人胎子，却沒有衣服穿，凍得鼻子通紅，叫我怎不心痛死呢！嘴裏嘖嘖嚕嚕的說着。蘭兒聽了，總給他一個不理不睬。那牛裕生包好了一大包茶葉，擱在櫃臺上；蘭兒伸手去拿時，冷不防那人隔着櫃身伸過手來，抓住蘭兒的手臂，用力一拉，蘭兒立不住腳，撲近櫃身去。那人騰出右手來，摸着蘭兒的面龐，嘴說道：我的寶貝，這粉也似的臉兒，凍得冰也似冷，怎麼叫我不心痛呢！待我替你握着罷！說着，竟把那又黑又糙的手，伸向蘭兒粉頸子裏去。急得蘭兒祇是哭罵。今天湊巧，他店裏人都有事出去了。這街道又是很冷僻的，所以牛裕生放膽調戲着，却沒有人來解圍。那牛裕生欺侮蘭兒生得嬌小，一手拉住他臂膀，一手在櫃臺上一按，托地跳出櫃臺來，正要伸手上前摸蘭兒的腰時，正是事有湊巧，這時外面闖進一個人來，大喝一聲道：好大膽的囚囊！竟敢青天白日調戲女孩子。那牛裕生見有人進來，忙放了手，連說：不敢！那人氣憤憤的要上上抓住他，說送他到保甲局裏去；慌得那人跑下地來，不住的磕頭求饒。這時那店裏掌櫃的也回店來了，見了這情形，也幫着求情；一面又喝罵那牛裕生。這時店門外也擠了許多人看熱鬧，大家說：送局去辦！倒是這蘭兒，因為自己拋頭露面的給衆人看着，怪不好意思的；便悄悄的對那人說：饒了他罷。我要回家去了。那牛裕生聽蘭兒說肯饒放他，便急忙向蘭兒磕下頭去；蘭兒也不理他，拿了茶葉，轉身走出店去了。走不上幾步，祇見那人趕上前來，低低的向蘭兒問道：你是誰家的小姐？我看你長着這副標緻的臉兒，也不像是平常人家。看你身上又怎麼這般寒苦？蘭兒

聽他問得殷勤，便也向他臉上打量着；看他眉清目秀，竟是一位公子哥兒。知道他是熱心人，便也把自己的家景，和父死母病，流落在客地的情形，原原本本的告訴他；那人聽了，連說可憐，他又說自己也是旗人，父親在本城做兵備道；他自己名叫福成，說着他兩人已經走到蘭兒的家門口。那福成從衣袋裏掏出四塊錢來，向蘭兒手掌裏一塞，說：「這個你先拿回去用着罷，我是沒有財產權的，不能多多幫助你。但是我回去想法子，總要幫助你回京去。」蘭兒見他給錢，不好意思拿他的，忙推讓着。那福成再三不肯收回，蘭兒心想，一男一女，站在門口，推來讓去的，給傍人看了不雅；又想自己家裏連整個的銀錢也沒有一個了，如今我收了他四塊錢，也可以度得幾天。可憐窮苦逼人，任你一等的好漢，到這時也不得不變了節呢！蘭兒這時雖收了福成的銀錢，却把粉腮兒羞得通紅，低下頭子，再也拾不起頭來。虧得那福成却是一個少年老成的公子，見蘭兒接了銀錢，便一轉身走去了。蘭兒定了一定心，走進屋子裏，他母親睡在牀上，問：「怎麼去了這半天？」蘭兒便把茶葉店夥計調戲的事隱去了，祇說外面有一個送禮的，送了四塊錢來，孩兒收下了，打發那人去了。他母親聽說有人送禮來，正因這幾天沒有錢用憂愁，他聽了，心裏暫時放下，也不去查問他的細情了。這裏他母子四人，又苦守了幾天，忽然有一天，大門外有人把大門打得應天價響，桂祥出去開門看時，見一個體面家人，手裏捧着一個包裹，問：「此地可是已故的惠徵老爺家裏？」桂祥點頭說是。那家人便把包裹送上，說：「這是俺老爺送給府上的奠儀。」桂祥把包裹接在手裏，覺得重沉沉的，拿進去打開來看，裏面封着整整的二百塊銀錢。可憐把個修佳氏看怔了。忙問那家人時，說是道臺衙門裏送來的。

蘭兒聽了，心下明白。便對他母親道：「想來那位道臺和俺父親生前是好朋友；如今知道我父親死了，却故意多送幾個錢，是幫助我們盤費的意思。現在我們的光景，也沒有什麼客氣的，便收下了，叫哥哥寫一張謝帖，封十塊錢敬使，打發那家人去了再說。」可憐他哥哥桂祥，雖讀了幾年書，卻全不讀在肚子裏；這時要他寫一張謝帖，真是千難萬難；寫了半天，還寫不成一個格局。後來還是蘭兒聰明，他平日都看在眼裏；當是便寫了一張謝帖，打發那家人去了。這裏修佳氏見有了錢，病也好了，便和蘭兒商量着，打算盤板回京去。蘭兒便去把那周老伯請來，託他僱船盤板等事；周老伯也看他孤兒寡婦可憐，便替他幫忙，去僱了一隻大船，又買了許多路上應用的東西，又僱了十二個抬板的人。一算銀錢，已用去了六七十。到了第三日，修佳氏把行李都已收拾停妥；正要預備動身，忽然從前來送禮的那個家人又來了。一見了修佳氏，便惡狠狠的向他要回那二百塊錢。說：「這錢是送那西城鍾家的，不是送你們的。快快拿出來還我！若有半個不字，立刻送你們到衙門裏去。」修佳氏聽了那家人的話，沒頭沒腦，又是詫異，又是害怕；這時周老伯也在一旁，聽了這個話，知道事體有些蹊蹺，便和修佳氏說明，拉着桂祥跟着那家人一塊兒到兵備道衙門裏去。見了那位道臺，把惠徵家裏的光景，細細訴說了一番；又說現在錢已化去了一半，大人也要不同來的了。可憐他家孤兒寡婦四口子，專靠着大人這一宗銀錢回家去的；大人不如做了好事，看在同旗面上，捨了這筆錢，賞了他們罷。那道臺聽了，却也無可如何。他也是一個慷慨的人，便也依了周老伯的話，看在同旗的面上，把那二百塊錢，佈施了這孤兒寡婦。那桂祥聽了，便千多萬謝，周老伯也幫着他說了許多好話。

去了。這裏道臺又吩咐賧房裏再支二百塊錢補送到西城鐘家去。一面把他大公子喚來，問他爲什麼瞞着父親打發家人送銀錢到惠徵家裏？你敢是和那惠徵的女兒有了私情嗎？那大公子聽了，祇是搖頭。原來他大公子自從那天送蘭兒回家以後，便時時刻刻把他擱在心上，這也因蘭兒的面貌長得娟媚，叫人看了越法覺得可憐。這位大公子，又是天性慈善的，他祇苦於手頭拿不着錢銀，但是既答應了蘭兒幫助他，這個心願總是不能忘記的。也是事有湊巧，這安慶地方有一個姓鍾的鄉紳，這位道臺從前也得到他好處過的；前幾天那位鄉紳死了，打聽得他身後蕭條，這道臺也曾說過，須得要重重的送一封禮去報答他。這句話聽在大公子耳朵裏，心想這機會不可錯過，我須得要借這一筆錢，救救那可憐的美人兒呢。他便時時留心。到第二天，果然吩咐賧房裏封二百塊錢，打發家人送去。那大公子守在賧房門口，見家人拿一封銀錢出來，他便趕上去，推說是大人打發他來叮囑的，改送到已故候補道惠徵家裏去。那家人見公子傳着大人的命出來，總不得錯，便把那銀錢改送到蘭兒家裏去，拿着謝帖，回衙門來。那大公子便把謝帖接去藏着。賧房問時，家人說：那謝帖是少爺拿過去給大人聽了。賧房聽了，也便不疑心。到了第三天，那賧房到上房裏來回話，順便又問起那張謝帖，這道臺說：不會見。賧房聽了，十分詫異，忙傳那家人問時，家人說：確實是少爺拿去了。又傳大公子，那大公子見無可躲避，便把那張謝帖拿了出來，他父親接過去一看，見上面寫着不孝孤子那拉桂祥，不覺大大詫異起來。急追問時，這家人推說是少爺吩咐叫改送到已故候補道惠徵家裏去。道臺聽了，不覺咆哮起來：一面喝叫家人快去把那封禮要回來，一面盤問

他大公子爲何要私地裏改送到惠徵家去？他大公子便老老實實把那天在茶葉鋪子裏遇到那蘭兒的情形說了出來。他父親聽了不信，喝着叫他把實情說出來。正在盤問的時候，那家人便帶周老伯和桂祥到來；經周老伯拿桂祥家裏的實在情形說了一遍，道臺聽了，便也不覺起了兔死狐悲的念頭。把二百塊錢，做了好事，放桂祥去了。但是他總疑心大公子在蘭兒身上有什麼私情，便又盤問他。那大公子指天誓日，說不敢做這無恥的行爲。那賬房和道臺太太，也在一傍解說：大少爺心腸軟，是真的；講到那種下流事體，却從來不會有過。道臺聽了，也放了心，反稱贊了幾句。又說：下次不可獨斷獨行，凡事須稟明父親。大公子諾諾連聲的退去。到了第二天，他未免有情，便悄悄的跑到蘭兒家去看望。誰知人面何處，樓已秦封。向左右鄰舍打聽時，說他全家人都動身去了。大公子又打聽得停船地方，急急趕去，可惜祇差了一步。那蘭兒的船已漾在河心，祇剩一個空落落的埠頭；這公子站在埠頭上，對着那船，祇是出神。忽然船窗裏露出一個女人的臉來，大公子看時，認識是蘭兒的臉；祇見那蘭兒微微的在那裏點頭，大公子在岸上癡癡的望着。那船身愈離愈遠，直到看不見了，大公子還是直挺挺的站着不動。直到另一隻船靠近埠頭來，遮住他的眼光，他纔嘆了一口氣回去。這裏蘭兒在船裏，心中不斷的感受着那公子；想到他親自趕到埠頭來送行，這是何等深情？我家在這落魄的時候，有這樣一個多情多義的公子，今生今世須是忘他不得。不說蘭兒的心事，再說修佳氏帶了丈夫的棺木和兩女一子，坐着船在路上早行夜宿，向北京趕着路程；一船孤寡，看在修佳氏眼裏，倍覺傷心。他想丈丈在日，攜眷赴任，在這路上何等高興；到了蕪湖地方，那文武官